

居家过日子,常常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情趣小故事,生成一些家庭的小品牌,说与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听听倒也蛮有意思的。譬如说,在我们家中,有两款东西就带有鲜明的品牌特色,一是“五彩肥皂”,一是“手擀牙膏”。

岳父生前时常来我家小住,闲来无事却是不肯赋闲,东摸摸,西弄弄,在墙壁上装只钩子,以便挂挂衣物,现在整洁的工房是不兴敲钉子了,他就装吸附式的橡塑钩子,还别说,真派上用场;他会搜罗出一大堆旧衣裳,撕扯成布条,加根木棍、扎根铅丝,便成了自制的拖把。自制的拖把用起来扎实有力,比卖家的好使多啦;他更会角角落落搜寻用剩下的肥皂头,来个重新排列组合——五颜六色的香皂头啦、透明和不透明的洗衣皂头啦,无一缺漏,皆搜寻得来,放些水进行软化,然后,凭着他的手劲,将它们捏塑成一坨,成了一块“五彩肥皂”。妻子原先颇不以为然,通常都将用剩的肥皂头扔弃了之,经岳父这么一处理,居然多了一块异样的肥皂啦,看着有趣,用着也不赖。妻子遂认可了这种“五彩肥皂”,再不用剩的肥皂头一扔了之。岳父从小在农村长大,深知



五彩肥皂

吴翼民

“稼穡之艰难”、懂得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的道理。后来,岳父去世了,他老人家首创的“五彩肥皂”却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特产,过段日子,当肥皂头积聚得多了,皆由我来个集中处理,捏成一坨“五彩肥皂”,能持续着用上一阵子。当用上这特殊的肥皂时,忆念亲人之情油然而生。

如果说“五彩肥皂”是岳父的独创,那么“手擀牙膏”则是我母亲的“专利”啦。牙膏也是日常生活中天天打交道之物,早晚不离须臾。年轻人挤牙膏都偷懒走捷径——名副其实的捷径,也就是不挤牙膏的尾端,图省力专挤牙膏的颈部,结果常常使牙膏中间呈苗条纤细之形、尾部显饱满丰满之态,我称之为“畸形”牙膏。对于“畸形”牙膏,从前的牙膏壳都是铝制的,要复原不易,即使如今用塑料壳的牙膏也难以顺形。母亲生前可有办法让扭曲的牙膏恢复下瘪上丰的形态,她会取来擀面杖,从牙膏的尾部一路向上擀去,把下面留存的牙膏一塌刮子向

上部推去,使牙膏壳下端刷平,上端饱满,看着舒心多啦。如是,原本也许早就扔进垃圾筒的牙膏壳儿竟然又可用上一段日子。我女儿曾对此不屑过,我母亲、也就是她的祖母则正色说,这就是做人,做人是要点点滴滴做起的,也不只是为了省钱,像牙膏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,厂家生产出来多么不易,我们要珍惜工人的劳动、珍惜物质资源。母亲的话不是高调,是和我岳父一样,经历过艰难困苦日子的前辈们的由衷之言。

最近我与一位“大干娘”(她是杭州人,“大干娘”系杭人对长辈女子的尊称)通话,问候她起居情况,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家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现在过低碳生活啦。”询其所以,她说她现在很少出门,就不开车,也不乘公交,只在小区走动锻炼身体;吃东西尽量简约清淡,不上馆子,不糟蹋点滴食物……这位老人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沉浮岁月的,如今儿子成了有名的大企业家,按说可以极尽富贵奢华的,但她一生节俭,在其影响下,儿子居然天天带饭上班,三格的饭盒,一荤一素一汤,视为惯常。这是我亲眼所见,乃知类似“五彩肥皂”和“手擀牙膏”之类、崇尚“低碳生活”的大有人在。

在每年建军节时,我都会收到父亲的节日问候。父亲是一名老兵,对军旅生活有着绵延不绝的留恋,老军人的品格和习性时刻凸显着他特殊的人生经历。

父亲不善说教,他的善独,我从小就体会。从上海武警退伍后,父亲被安排在邻县的百货公司上班,母亲则带着三个儿女在乡下务农。对于父母来说,这个家两头都不正常,他们各自坚守着自己的个性特点,一点一点地努力把儿女带大,当然也许

善独的光芒

陈文胜

这是时代的特征。寒暑假时,逢农忙就把帮不上忙反而容易添乱的我送到父亲处。那时的县城属于农村,就是城市,有着截然不同的新鲜和快乐。我理解,城市就是应该和父亲的宿舍那样一尘不染,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硫磺香皂的气息。父亲每天清晨会悄悄地去打一个小时的篮球,回来时则从食堂带来

我最爱吃的碱香馒头;中午则是简单的午餐和雷打不动的午休;晚饭后父亲会带我去散步,或者去县图书馆借书借书;晚上七点,隔壁邻居家声音响起的黑白电视机准时响起《新闻联播》的序曲,父亲一般会让我搬着小矮凳去蹭电视。当时我不知道父亲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,但脑海里能够浮现很清晰的影像:那一定有一张五个抽屉、一个边柜的写字台,一把高靠背的办公椅,台面上则有一块整整齐齐压着名片的玻璃板,旁边有一杯梨汁瓶浓茶,后来我见到的真的就是这样!

计划经济年代的百货公司,有着令人艳羡的琳琅满目的商品。父亲就在这样有很多人求着的公司里干了20多年的会计。打我记事时起,就常听到有人说父亲老实、死板、不会往上爬。说得最多的是一位远房亲戚。我常常看到他缠着父亲给他买“永久”

牌自行车、“红灯”牌收音机、“钻石”牌手表,更多的时候还顺便买了“上海”牌解放鞋。当着父亲的面,他常常一脸的憨厚,很不好意思地说“上次买的被别人硬买走了”。父亲心里揣着明白,代买商品用的都是自己没钱消费的指标。改革开放最初的那几年,公司大兴土木,父亲又被放心地安排负责基建工程。一项草帽、一把钢卷尺,成为父亲每天上班的必需品。临退休的前一年,公司集资建商品房,父亲竟然出不起5600元集资费,最后还是我倾囊所有,拿出四年份积攒的4000元津贴凑在一起才圆了父亲在城里

有套房的梦想。后来父亲患食道癌,由于术后食道狭窄多次行扩张术,加上肺部感染率失常,此刻,曾经高大威武的父亲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异常憔悴,蜷缩在宽大的沙发里,很久才能缓慢抬起灰暗的目光看上陪伴的我一眼。我强作欢笑,帮助收拾这样、清理那样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时候的父亲对衣物的放置还有那么高的要求,他竟然三次用手势纠正我的放置顺序!七天之后,父亲与我们永别了!

父亲从小父母双亡,一生坎坷,逆境中锤炼出的这份善独品质,照耀我一路前行。



的,因此,对于各种“沉睡的规定”,也应有配套的管理制度,在政府规定出台之后,需要对其“定期体检”,剔除掉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,修订需要与时俱进的规定。



给规定做下“定期体检”

江德斌

是执行了数十年之久,长期以来均停留在制度设立之初,却没有根据社会发展形势而变化,跟现实社会已经脱节。《沉睡的规定》需要重新梳理下,若存在价值的,就将其完善,没有存在价值的,就予以废止。其实,媒体所披露的,对于各种“沉睡的规定”,也应有的放矢,在政府规定出台之后,需要对其“定期体检”,剔除掉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,修订需要与时俱进的规定。

2007年11月8日,上海西南的徐家汇,秋高气爽,气候十分宜人。在“纪念徐光启诞辰445周年暨《几何原本》翻译出版四百周年国际研讨会”开幕式上,徐承熙、利奇和倪波路,当他们三双手紧紧相握时,又有谁会想到,这三位先生的祖先在400年前,他们的双手也在

在中国紧紧相握。徐承熙是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子孙,现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领导工作。利奇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家族的后裔,现在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工作。倪波路是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家族的后裔,那一年,他是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。400年前,1606年,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。1611年,徐光启和熊三拔合作翻译《泰西水法》……

2007年是《几何原本》翻译出版四百周年的纪念日。当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,第一次把西方科学和新的演绎思维方法在中国介绍,为培养一代代数学研究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607年至今整整四百年,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年份。从年初开始,我们围绕四百周年纪念进行了认真的活动策划。方案形成后,总感觉在内容中还缺点什么,我们想象丰富,是否能够找到利玛窦、熊三拔的家族后裔,邀请他们参加纪念活动,但我估计这项工作的难度一定会很高。

意外的是,在纪念活动筹备中,事情的发展竟有如此的巧合。8月,“上海优秀青年油画家作品选”美术展在

徐汇区艺术馆开幕,局长临时有事让我参加。在展览大厅里遇见了上海美术馆的李先生,交谈中,他把一起参与策划的尹先生介绍给我。尹是专门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做文化策划的,因为涉及意大利,所以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徐光启、利玛窦和《几何原本》。尹告诉我,倪波

路是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文化领事,懂多国语言,十分热心中意文化的交流,并且还告诉我,倪波路就是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家族的后裔。我听后正合我意,遂提出可否在下

周安排见面?几天后,我们在徐家汇见面。倪波路说,很高兴看到我们组织这样的纪念活动,利玛窦、熊三拔都是意大利人,作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,他倍感自豪。同时问我,他是否也能受邀参加纪念活动?我当即表示,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举办研讨会。临分手时,我想,应该问问他,能否找到利玛窦家族的后裔。我充满期待但却无把握地向他进行了试探,并补充说,如果能成功,对于这次纪念活动,它有特殊的意义。结果又出乎我们所有

人的预料!倪波路高兴地说:“利玛窦家族有一位后裔叫利奇,现在利玛窦的家乡玛切拉塔大学,我们是好朋友,从小住在一个地方。”他还说:“我马上和他联系。”大家还正在惊喜之中,倪波路已经用手机和远在欧洲小城的利奇接通了电话。道别时,倪波路说,晚上,他要发邮件给利奇,告诉他详细经过。同时他不幽默地说:“这些情况可以编一本书。”没想到三年后,这本书在上海出版,书名为《我先祖的故事》,我为这本书作了序,自然这是后话。

第二天,尹打来电,声音中略带激动,说利奇要来参加研讨会。

11月6日上午,利奇搭乘的意大利航空公司AZ790航班准点到达上海浦东机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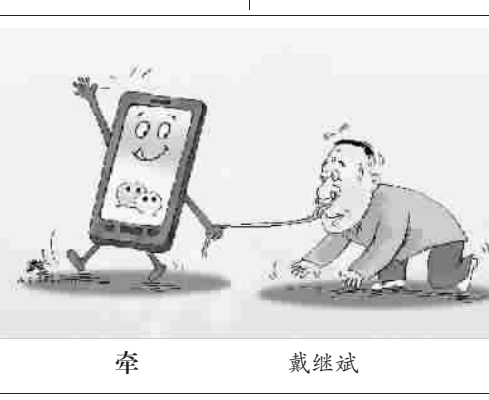
8日下午,回到本文的开头,徐承熙、利奇和倪波路三双手紧紧相握,只见他们的眼眶都噙满了泪水。利奇哽咽地说:“能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,真正圆了我的一个梦。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!”倪波路也万分感慨,擦着镜片说:“这不仅仅是我们三个后人的相聚,也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。”徐承熙的眼眶通红。此景此情,令我们在座者终身难忘。

当他们三人转身向参加研讨会的9个国家和中国两岸四地100余位专家学者致敬时,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我是一棵孤独的树,我已经在这里寂寞地生活了很多年。我记不清自己的年龄,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风来了,我留下了风中夹带的粒粒灰尘;雨来了,我留下了雨中飘散的滴滴水珠;鸟来了,我抖动着树枝呼唤着欢迎它们的到来。它们一开心,就把含在嘴里的种子吐了出来。一颗又一颗种子跌落在山岗上。日久天长。我的脚下有了湿润的土壤,不计其数的嫩芽儿从薄薄的土壤里冒了出来。风一

仙树

周莹



牵

戴继斌

吹;雨一淋;太阳一晒;它们都长大了。开满鲜花的山岗,变得热闹非凡起来。这样的日子,是我期盼许久才实现的。时间是一头藏着匕首的野兽,在我脸上雕刻出了细腻的花纹。这些花纹,让我慢慢开始苍老。“越老越苍老,越老越凝重,越老越有内涵。”这是一位摄影家扛着沉重的机器给我拍照时说的话。临走时,摄影家望着我说:“我一定要申报,让你成为一棵有经济价值的风景树。”他说这话时,我对他发出了一个深深的微笑。只可惜,急着下山的他,并不知道。我对着他的背影,用尽全力抖动着庞大的树枝。一阵哗啦啦的声音,在山岗上回响。真的没过多久,摄影家的诺言就实现了。他的申报就成功了。山岗上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,上面写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“百年古树”。紧接着,电视台的记者来了,报社的记者也来了。最后,就是大群大群的人流涌向山岗。山岗变成了出名的风景旅游区。后来,风景管理区的某领导,又给我竖起了一块更大的牌子,上面依然是飘逸洒脱的四个字:万年仙树。那以后,我被成千上万的人瞻仰、拍照、系红丝带,采摘树叶带回去作纪念。这种结果,我没有白来人间走一遭。飞舞的蝴蝶,忙碌的蜜蜂,挺拔的大树,游玩的人群。开满鲜花的山岗,成了热闹的海洋,快乐的天堂。

今宵打盹

朱育珉

粮食增产运输忙

(汽车品牌联型号)

昨日谜面:过了二月就复职

(著名企业)

谜底:三一重工(注:别解为“三月一日重新工作”)

常熟“灯谜大世界”

刘茂业

江南谜风处处盛,在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的常熟,灯谜活动历来也非常兴旺,这里堪称人文渊薮,学者荟萃,隐谜代有传闻。明末文坛领袖、常熟人钱谦益《癸亥元夕留宿上》诗中就有“猜残灯谜无人解”句,其家乡元宵猜谜盛况可见一斑。清末民初,海虞还诞生过两位著名的谜家,一位是编撰有《文虎琐谈》等谜著的徐兆玮。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徐枕亚,他创建了当地第一个灯谜社团“琴心谜社”,并在《枕亚浪墨续集》等文集

中都收有谜作和谜话。新世纪以来,琴川灯谜依然红火,其中董浜镇更可谓是佼佼者。今年端午,作为“中国(常熟)江南文化节”活动之一,“第二届常熟市董浜·徐市灯谜大世界”又隆重举行,笔者有幸与沪上几位谜人躬逢其盛,亲历长三角灯谜团体邀请赛、个人精英赛、现场命题创作比赛、灯谜高层论坛及各地特色谜展等一系列谜事活动,在常熟灯谜大世界流连忘返。这次谜会中既有传统谜作,也涌现出不少紧跟时代潮流,体现时代特点的佳构,下面仅以“个人精英赛”预赛谜题为例,以飨读者,请看:“法孝直善于权衡”,打新词语“正能量”。法孝直,即三国人法正,“善于”是“擅长、能够”的意思,“权衡”本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,《史记》中有“平权衡,正度量”之说,故扣。“舌尖上话题彻夜谈”,打常用语“黑白通吃”。“黑”别解为“黑夜”,“白”别解为动词“说白”,“舌尖上话题”都是关于“吃的”。“歪重树叠眼蒙眛”,打《水浒传》诨号“出林龙”。这是一条“增损离合体”灯谜:“歪”是“山”,“树”是“木”,“歪重树叠”即“山”和“木”的重叠——“出”,“林”两字,“眼蒙眛”犹如说“眛”字的“眼”(目)被“蒙掩”后,则剩下“龙”字。“搜尽民歌三万首”,打建筑名词“通风采光”。该谜底中的“风”作“民歌”解,“采”即“采风”,“光”是“不剩、完了”之意。“漫谈天津传统年画”,打文艺名家二:“白杨、柳青”。说到“天津传统年画”,人们自然想到“杨柳青年画”,此谜底底须领读作“白/杨柳青”。“苏州常熟田园绿”,打近现代作家:“吴虞、碧野”。“吴”“虞”分别为苏州、常熟的简称,“碧野”扣“田园绿”很是贴切,这条谜颇具本地风光。

据悉,致力于推广灯谜民俗的董浜镇,今后还将经常举办全国性的谜会,我衷心祝愿这个灯谜之乡的谜花绽放得愈发茂盛。

